

#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病因病机及血府逐瘀汤 治疗作用的研究进展

赵雪莹<sup>1</sup>, 李桐<sup>1</sup>, 何世宇<sup>1</sup>, 郑晓铭<sup>1</sup>, 李志鸿<sup>2\*</sup>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摘要** 疼痛作为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主症, 中医认为其发生与气血的化生、运行有关。血府逐瘀汤系四逆散与桃红四物汤合方之变方, 擅活血化瘀, 行气止痛, 主要用于治疗气滞血瘀之胸痛、头痛等, 临床多应用此方治疗心绞痛、冠心病等心血管系统疾病, 亦可用其治疗气滞血瘀型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故本文对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病因病机、血府逐瘀汤及其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分析血府逐瘀汤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组方思路及配伍特点, 以期对血府逐瘀汤的拓展应用及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治疗提供参考。

**关键词** 血府逐瘀汤;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病因病机; 方剂配伍; 综述

**中图分类号:** R2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392(2026)02-0115-05

**DOI:** 10.19664/j.cnki.1002-2392.260045

血府逐瘀汤出自清代医家王清任《医林改错》, 为治疗胸中血瘀之主方, 该方取自桃红四物汤与四逆散之主要配伍, 加牛膝、桔梗而成。此方可活血化瘀, 疏肝行气, 兼能清热、养血,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具有改变血液流变、抗炎镇痛等作用<sup>[1-2]</sup>, 临床不仅可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亦可用于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Postherpetic neuralgia, PHN) 是带状疱疹 (Herpes Zoster, HZ) 遗留下来的疼痛, 临床表现以局部阵发性或持续性的灼痛、刺痛、跳痛、刀割痛为主, 严重者影响休息、睡眠和精神状态<sup>[3]</sup>。中医学认为蛇串疮是一种以皮肤上呈身体单侧带状分布的成簇水疱, 痛如火燎的急性疱疹性皮肤病<sup>[4]</sup>。因蛇串疮的症状与现代医学带状疱疹相似, 故多将带状疱疹及其后神经痛归为“蛇串疮”范畴。关于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之病因病机, 古代医家少有阐述, 现代学者多基于古代医家对蛇串疮的认识, 并结合临证经验阐述其病因病机。故笔者对 PHN 病因、病机, 血府逐瘀汤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研究进行综述, 并探讨血府逐瘀

汤治疗 PHN 之组方配伍, 以期对血府逐瘀汤治疗 PHN 及其实验研究提供可靠依据, 并为 PHN 的治疗提供参考。

## 1 PHN 病因病机及证治

### 1.1 余邪留恋, 湿热毒邪与气血搏结, 瘀阻络脉

中医认为湿热毒邪为 PHN 的病因之一。PHN 作为带状疱疹的后期阶段, 其病因可与带状疱疹之病因相关, 古代医家认为带状疱疹的病因与风邪、湿邪、蛇毒等有关。如《诸病源候论》言:“酩带疮者, 绕腰生。此亦风湿搏于血气所生”, 《医宗金鉴》言:“干者色红赤, 形如云片, 上起风粟, 作痒发热, 此属肝心二经风火”, 《疮疡经验全书》载:“火腰带毒, 受在心肝二经, 热毒伤心, 流滞于膀胱不行, 壅在皮肤, 此是风毒也。”《疡科心得集》言:“蜘蛛疮, 或衣沾蜘蛛遗尿, 或虫蚁游走, 染毒而生。”带状疱疹后期, 皮疹虽已经消退, 但余邪未尽, 湿热毒邪仍伏于体内, 与气血搏结, 阻滞经脉气血运行, 不通则痛。蒋健认为 PHN 的病机主要为毒瘀互结, 治宜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并用<sup>[5]</sup>; 张志礼认为 PHN 实证多因湿热毒损伤阴血, 气滞血瘀<sup>[6]</sup>; 李佃贵以“浊毒”理论为基础, 认为浊毒阻滞, 血瘀气滞于经脉是 PHN 发生的主要病机<sup>[7]</sup>。

### 1.2 情志失调, 五志过极, 肝郁化火, 气滞血瘀

中医认为 PHN 的病因亦与情志有关。肝主疏泄, 可调畅全身气机及人的情志, 肝之疏泄功能正常, 则肝气条达, 情绪稳定, 血液运行流畅。若肝失疏泄, 则情

收稿日期: 2024-08-22 修回日期: 2025-06-02

基金项目: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人才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FSRC2022ZD02)

作者简介: 赵雪莹 (1978-), 女, 博士,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方剂配伍规律及疗效客观化研究。

\* 通信作者: 李志鸿 (1976-), 男, 博士, 副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医药治疗疑难皮肤病的临床研究。

志失调,气血运行失常,气滞血瘀;若情志抑郁,则易肝气郁结,气机阻滞,甚则肝郁化火,火邪炼血成瘀,阻滞经络气血运行,不通则痛。如国医大师刘志明教授认为带状疱疹可由情志内伤,肝气郁结导致<sup>[8]</sup>。万文蓉教授提出 PHN 基本病机为肝脾不和,心神失养,并以疏肝健脾调神论治<sup>[9]</sup>。国医大师周仲瑛治疗 PHN 以“清肝泄热解毒,化瘀通络止痛”为基本治法,临床多运用龙胆泻肝汤、五味消毒饮、升降散等为主方加减化裁<sup>[10]</sup>。樵书宏等<sup>[11]</sup>发现桃红四物汤联合普瑞巴林可调节 Th1/Th2 细胞因子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从而对 PHN 患者起到镇痛作用。王浩悦等<sup>[12]</sup>观察发现桃红四物汤联合四逆散可有效治疗气滞血瘀型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有效率为 90.32%,且不良反应较少。张永<sup>[13]</sup>发现柴胡疏肝散合桃红四物汤加减对 PHN 的疗效优于常规西药治疗,治疗有效率为 93.33%,可有效缓解疼痛。在龙胆泻肝汤治疗 PHN 的临床研究中,徐笑燕等<sup>[14]</sup>则发现龙胆泻肝汤加减联合普瑞巴林可有效治疗头面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王庆华<sup>[15]</sup>发现龙胆泻肝汤联合普瑞巴林可降低血清炎症因子与肿瘤坏死因子- $\alpha$ ,显著缓解 PHN 疼痛。杨荣明等<sup>[16]</sup>发现龙胆泻肝汤可联合加巴喷丁治疗 PHN,其作用机理是提高患者 IgA、IgG 及 CD4<sup>+</sup>/CD8<sup>+</sup>,通过改善免疫功能以缓解 PHN 疼痛。

### 1.3 正气不足,痰湿内生,气虚血瘀,阻滞经络

另有医家认为 PHN 为本虚标实之证,以湿、热、毒、瘀为标,正气不足为本,并认为其疼痛的发生主要与肝、脾等脏腑功能失调有关。若肝之疏泄无力、脾气亏虚,气无以推动血液运行,或气血生化无源,痰湿内生,甚则痰湿瘀而化热,与气血搏结,阻滞络脉,不通则痛。如国医大师禩国维认为本病以正气亏虚为本,气滞血瘀为标<sup>[17]</sup>。王玉玺、贾敏教授认为本病属本虚标实之证,其多由湿热蕴结肌肤、气血亏虚、瘀血阻络、毒邪流窜经脉所致<sup>[18-19]</sup>。林国华教授认为 PHN 为虚实夹杂之证,或因脾失健运,湿浊停滞,蕴化湿热,搏结肌肤,或经络失疏,气滞血瘀<sup>[20]</sup>。此外,鲍身涛教授认为 PHN 的病机不仅涉及气血阴阳,还涉及脏腑经络,提出本病病机为肺肾两虚、气滞血瘀、虚实兼夹<sup>[21]</sup>。故治疗宜扶正与祛邪兼顾,如王玉玺教授着重从气虚、血虚、阴虚、阳虚对 PHN 进行辨证,临床运用补阳还五汤、四物汤、芍药甘草汤、黄芪桂枝五物汤等加减,临床效果显著<sup>[18]</sup>。郑则敏教授治疗 PHN 重视调补肝脾,同时配伍虫类药以扶正通络止痛<sup>[22]</sup>。

### 1.4 气血虚损,络脉失养,不荣则痛

中医学认为气血可充养机体肌肤经脉,若人体气

血不足,则机体经脉失于濡养,亦可发生疼痛。《景岳全书》载:“灌溉一身,无所不及,故凡为七窍之灵,为四肢之用,为筋骨之和柔,为肌肉之丰盛。”研究发现,带状疱疹及其后神经痛在老年群体中多发,且病程较长<sup>[23-24]</sup>,故热、毒邪耗伤气血津液,肌肤经络失于濡养,不荣则痛。白彦萍教授则将老年 PHN 归因于年老者正气不足,不能祛邪外出,治法以培补正气为主<sup>[25]</sup>。郑则敏教授认为 PHN 与肝、脾相关,认为带状疱疹后期,脾胃运化无力,气血无以化生,肌肉经络失于濡养,不荣则痛<sup>[22]</sup>。范孝叁教授认为本病或因素体阴虚,肝血不足,筋脉失养而致麻木疼痛<sup>[26]</sup>。李咏梅将 PHN 分为多个证型,其中气血两虚证可见于年老体弱者,认为此证型因病久气血两虚,阻滞经络,致经气不宣,经脉失疏而疼痛不休<sup>[27]</sup>。杨志波教授认为气血搏结之气滞血瘀和气血暗耗所致之气血不足均可导致 PHN 的发生<sup>[28]</sup>。

综上,PHN 的发生不仅与外感湿热毒邪、情志失常有关,亦与人体气血、脏腑功能盛衰有关,并涉及肝、脾等脏腑。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脾失运化,湿热瘀毒蕴结,阻滞经络;气血虚损,肌表经络失于气血濡养是 PHN 的重要病机,故治疗时宜虚实兼顾,扶正与祛邪同施,以达到止痛之效。

## 2 血府逐瘀汤研究进展

### 2.1 化学成分

血府逐瘀汤具有多种化学成分,包括生物碱类、黄酮类、有机酸类、皂苷类、酚类等。Zhang 等<sup>[29]</sup>从血府逐瘀汤中提取出 103 种化合物,主要为 7 个酚酸类、4 个精胺类、7 个萜类、52 个黄酮类、29 个皂苷类和 4 个其他化合物。另有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原型成分 24 种,包括 13 种黄酮类化合物(羟基红花黄色素 A、甘草苷、异槲皮素、芸香柚皮苷、柚皮苷、野漆树苷、橙皮苷、新橙皮苷、甘草素、柚皮素、异甘草素、马齿苋素、川陈皮素)、4 种皂苷类化合物(桔梗皂苷 D、人参皂苷 Ro、甘草酸、柴胡皂苷 A)、3 种酚酸(对羟基苯甲酸、对羟基肉桂酸、阿魏酸)和其他 4 种化合物(蜕皮甾酮、苦杏仁苷、芍药内酯苷、芍药苷)<sup>[30]</sup>。傅春燕等<sup>[31]</sup>从血府逐瘀汤中鉴定出 34 种化合物,其中黄酮类化合物 21 种,包括山柰酚、异槲皮素、木犀草素、柚皮素等;萜类包括芍药内酯苷、马鞭草烯酮、甘草皂苷 G2、甘草酸、甘草次酸;有机酸类包括没食子酸、阿魏酸、绿原酸;另外还有川芎内酯 A、藁本内酯、川芎嗪、L-苯丙氨酸和苦杏仁苷。

### 2.2 药理作用

#### 2.2.1 抗凝血

已有研究证实,川芎有效成分、赤芍中的赤芍总苷

及桃仁-红花药对具有抗凝血的作用<sup>[32-34]</sup>。相关研究表明,血府逐瘀汤可改变血液流变,可改善不可预见性刺激导致的血瘀症状<sup>[35]</sup>。杨明<sup>[36]</sup>发现血府逐瘀汤可改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血液流变学指标与微循环。陈慧等<sup>[37]</sup>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可发挥抗凝作用,其机制可能是与抗凝血酶Ⅲ(AT-Ⅲ)结合而灭活凝血因子,促进蛋白C对凝血因子的灭活有关。

### 2.2.2 抗炎镇痛

研究发现,生地黄中的梓醇可干预神经性疼痛中TNT- $\alpha$ 等炎性因子的释放<sup>[38]</sup>;川芎挥发油具有止痛作用<sup>[39]</sup>;红花不仅具有抗凝血作用,其中的红花黄色素还可发挥抗炎作用<sup>[40]</sup>,且红花总黄酮和甘草黄酮联合应用镇痛作用更强<sup>[41]</sup>;枳壳中的柚皮苷具有抗炎镇痛作用<sup>[42]</sup>;怀牛膝中的牛膝总皂苷能减轻足肿胀大鼠和耳肿胀小鼠急性炎症反应,延长热板上小鼠舔足时间,改善大鼠血液流变性,表明怀牛膝可通过抗炎发挥镇痛作用<sup>[43]</sup>。研究发现,在骨关节炎大鼠模型中,桔梗中的桔梗皂苷D可显著下调炎症因子IL-6、TNF- $\alpha$ 、IL-1 $\beta$ 水平,从而发挥抗炎作用<sup>[44]</sup>。此外,相关研究表明血府逐瘀汤可通过降低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发挥抗炎、镇痛作用,对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均有疗效<sup>[45-46]</sup>。翟优等<sup>[47]</sup>发现血府逐瘀汤联合氯吡格雷可显著降低IL-1 $\beta$ 、IL-6等炎症因子的表达。唐丹丽等<sup>[48]</sup>研究结果表明血府逐瘀汤可调控炎症反应,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具有保护作用。

### 2.2.3 其他

血府逐瘀汤亦具有抗氧化应激损伤、抗癌、解毒等药理作用。陈峰等<sup>[49]</sup>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可有效降低急性脑梗死患者氧化应激反应,减轻患者神经功能受损程度。樊星花等<sup>[50]</sup>发现,血府逐瘀汤可促进肝组织液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过氧化氢酶(CAT)、总超氧化物歧化酶(T-SOD)、谷胱甘肽转移酶(GST)的活性,升高谷胱甘肽(GSH)水平,证明血府逐瘀汤可发挥抗氧化作用。王理槐等<sup>[51]</sup>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可显著抑制肺癌PC9细胞的增殖、繁殖,且呈时间和浓度依赖性。此外,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可降低高脂血症大鼠血脂水平及肝指数<sup>[52]</sup>;亦能升高抑郁症模型大鼠海马5-HT含量及5-HT1A受体表达<sup>[53]</sup>。

## 2.3 血府逐瘀汤治疗PHN临床研究进展

临床研究表明,血府逐瘀汤可有效治疗房颤、心绞痛、痛经等证属气滞血瘀者<sup>[54-56]</sup>。此外,血府逐瘀汤加减及其联合疗法可治疗气滞血瘀型PHN,其既可活血化瘀、清热,又可清除体内余毒,化瘀生新,临床疗效良好。首丽华<sup>[57]</sup>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和温针灸联合

西药治疗PHN可有效减轻炎症反应,降低神经递质水平,缓解PHN疼痛。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联合刺络放血可通过抑制炎症因子释放、促进疼痛介质排出、提高机体免疫力等方式减轻PHN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sup>[58-59]</sup>。王志武<sup>[60]</sup>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联合云南白药能有效改善疼痛症状;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加减联合西药可有效治疗PHN,且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sup>[61-62]</sup>;李雪梅等<sup>[63]</sup>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联合火针治疗PHN疗效显著,可作为首选方案。白雪等<sup>[64]</sup>研究表明,血府逐瘀汤联合刺络放血治疗气滞血瘀型PHN疗效显著,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王俊等<sup>[65]</sup>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联合LED红光治疗PHN具有良好的疗效。

## 3 血府逐瘀汤组方分析

### 3.1 活用四物,行中有补,化瘀生新

血府逐瘀汤组方取自四物汤,并将四物汤中熟地黄易为生地黄,白芍易为赤芍,减滋补之功,增活血化瘀之效。方中桃仁甘苦平,《神农本草经》谓其“主瘀血经闭,癥瘕邪气。”红花辛温,《景岳全书》谓其“少用可活血引经,多用能破血通瘀”,二药辛散苦泄之性可活血祛瘀,通经止痛。生地黄甘寒,归心、肝、肾经,《药性解》言其“凉心火之烦热,除肝木之血热”。赤芍苦而微寒,入肝经,既可清泻肝火,又可散瘀止痛,《本草纲目》言其“散邪,能行血中之滞。”辛温之川芎,温通血脉,活血祛瘀。甘温之当归,为血中之气药,补血活血,《景岳全书》谓其“补中有动,行中有补”,与化瘀之桃仁、红花、赤芍、川芎配伍,化瘀生新。诸药配伍,祛瘀而不伤正。

### 3.2 善用四逆散,升降同调,畅达肝经之气

气为血之帅,血液运行需依靠气之推动。气机郁滞,血液运行不畅,瘀血阻滞,气亦不通,二者互为因果,故需配伍行气药以助气血畅达。血府逐瘀汤组方亦取自四逆散,并将枳实易为枳壳,并配伍开宣肺气之桔梗,使气行则血行。其中柴胡辛苦微寒,主入肝、胆、肺经,可疏肝气之郁结,《神农本草经》言其可“推陈致新”;枳壳辛苦微寒,《日华子本草》言其“健脾开胃,调五脏,下气,止呕逆,消痰。”柴胡与枳壳配伍,一升一降,增条达肝气之功。桔梗苦平,《神农本草经》谓其“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惊恐悸气。”《药性论》言其“能治下痢,破血,去积气,消积聚痰涎,主肺气促嗽逆,除腹中冷痛,主中恶,及小儿惊痫。”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把桔梗称作“肺经之引药”。桔梗与枳壳相配,升降同调,宣畅胸中气机,气机畅达,血脉通利,则诸症皆除。

### 3.3 活用引经药,引瘀血下行

《金匱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篇》载:“是瘀血也,当下之”,阐述宜用下法治疗瘀血。血府逐瘀汤亦运用引经药,使瘀血下行。方中桔梗为“舟楫之剂”,可载活血化瘀药上行,将诸药引至胸中。柴胡主入肝、胆、肺经,可将诸药引至两胁。牛膝酸苦,《本经》言其“治寒湿痿痹,逐血气”,张景岳言其“可走十二经络”(《景岳全书》),《药品化义》则谓其“味甘能补,带涩能敛,兼苦直下,用之入肾。盖肾主闭藏,涩精敛血,引诸药下行。”方中配伍牛膝,用其通利下行之性,引瘀血下行,使瘀热不上扰,另外,配伍润肠通便之桃仁,增引瘀血下行之功。

纵观全方用药,桔梗载活血化瘀之桃仁、红花、赤芍上行,直达病所,化胸中血瘀;柴胡可引诸药至两胁;牛膝性擅下行,引诸药下行,并引瘀血下行,使邪有出路;生地黄、当归滋阴清热补血,祛瘀而不伤正;柴胡、枳壳疏肝行气,气行则血行;川芎既增活血化瘀之功,又可行气止痛;甘草调和诸药。诸药配伍,使瘀血祛,气机畅,则痛止。

### 4 小结

PHN 为带状疱疹病程的后期阶段,“不通则痛”“不荣则痛”是本病发生的关键病机。本病虚实夹杂,气郁、湿热毒邪、正气不足均可致瘀,亦可致络脉空虚失养,同时,气郁及湿热毒蕴结可进一步加重气血津液损伤,二者互为因果。血府逐瘀汤乃活血化瘀法之代表方,其组方取自桃红四物汤与四逆散,功擅活血化瘀,又可疏肝行气、清热,兼可养血。全方配伍上下同调,标本兼顾,具止痛之功,可用于气滞血瘀型 PHN。临床上血府逐瘀汤可联合针刺、刺络放血、西药等治疗 PHN,不仅可有效减轻疼痛,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而且安全性良好。

综上所述,本文总结了 PHN 之病因病机及血府逐瘀汤治疗 PHN 的临床研究进展,以期血府逐瘀汤的临床拓展应用及基础研究提供可靠依据,并为 PHN 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 参考文献:

- [1] 芦海生. 血府逐瘀汤现代药理作用研究进展[C]//北京中医药学会 2013 年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北京:北京中医药学会,2013:313-316.
- [2] 傅春燕,刘永辉,曾立,等. 血府逐瘀汤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 亚太传统医药,2024,20(5):232-237.
- [3] 陈红凤. 中医外科学临床研究[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182.
- [4] 陈红凤. 中医外科学[M].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21:170
- [5] 耿琦,崔晨,胡琪祥,等. 蒋健辨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经验[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9(5):434-436.
- [6] 安家丰,张芑. 张志礼皮肤病医案选萃[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1994:203-205.

- [7] 王宏蕾,裴林,马学伟,等. 国医大师李佃贵教授从浊毒论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经验[J]. 中国误诊学杂志,2018,13(12):571-572.
- [8] 陈瑶,刘志明,张心爱,等. 国医大师刘志明治疗带状疱疹的思路方法与用药特色探析[J]. 时珍国医国药,2023,34(10):2510-2512.
- [9] 赵碧云,胡炜圣,万文蓉. 万文蓉从“疏肝运脾调神”论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经验[J]. 中医药通报,2025,24(2):17-20.
- [10] 李黎,周红光,吴勉华. 国医大师周仲瑛辨治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临床经验[J]. 时珍国医国药,2022,33(12):3017-3019.
- [11] 樵书宏,寇鹏涛,郭娟莉,等. 桃红四物汤联合普瑞巴林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疗效及机制研究[J]. 陕西中医,2019,40(9):1251-1254.
- [12] 王浩悦,席欢欢,贾颖. 桃红四物汤合四逆散加味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气滞血瘀证)31 例[J]. 光明中医,2022,37(23):4271-4273.
- [13] 张永. 柴胡疏肝散合桃红四物汤加减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120 例分析[J]. 西部中医药,2017,30(9):104-106.
- [14] 徐笑燕,谢庆龄. 龙胆泻肝汤加味联合普瑞巴林治疗面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临床研究[J]. 新中医,2022,54(11):56-59.
- [15] 王庆华. 龙胆泻肝汤联合普瑞巴林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效果[J]. 临床医学,2023,43(5):121-123.
- [16] 杨荣明,吴诗美,刘春燕,等. 龙胆泻肝汤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免疫功能及疼痛程度的影响[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1,19(20):83-85.
- [17] 杨贤平,张子圣,刘城鑫,等. 国医大师禚国维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经验[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7):3427-3429.
- [18] 杨素清,柏青松,安月鹏. 王玉玺从虚论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经验[J]. 四川中医,2018,36(5):6-8.
- [19] 章艳鲜,文昌晖,张仲昭,等. 贾敏教授从肝论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经验介绍[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24,33(14):98-101,105.
- [20] 李晶晶,周鹏,秦烨,等. 林国华教授基于“火郁发之”理论探讨岭南火针治疗带状疱疹及其后遗神经痛机理[J]. 四川中医,2019,37(2):5-7.
- [21] 郭林涛,韩晓丽,高珊珊,等. 鲍身涛教授益肺补肾法辨证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经验[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24,19(9):1756-1759,1772.
- [22] 谢文明,施婉玲. 郑则敏教授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经验探析[J]. 光明中医,2023,38(1):50-52.
- [23] 周慧,双慧,张夫坤. 我国带状疱疹流行病学特征及预防措施的研究进展[J]. 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2025,38(4):508-512.
- [24] 杨波. 基于疼痛专科患者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危险因素分析及其机器学习预测模型的构建[D]. 西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2024.
- [25] 刘楠,柳赛赛,白彦萍. 白彦萍教授从虚论治老年性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J]. 中日友好医院学报,2020,34(2):114-115.
- [26] 李泓洁,何小丹,范孝叁. 范孝叁教授辨治带状疱疹性神经痛临床经验[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24,33(3):85-88.
- [27] 李淑,李晓睿,吴孙思,等. 李咏梅辨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经验撷粹[J]. 江苏中医药,2020,52(3):17-19.
- [28] 张珊珊,陈雅雯,蒋茂林,等. 杨志波运用虚实同治理论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经验[J]. 湖南中医杂志,2024,40(9):50-54.
- [29] ZHANG L,JIANG Z Z,YANG J,et al. Chemical material basis study of Xuefu Zhuyu decoction by ultra-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upled with quadrupole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J]. J Food Drug Anal,2015,23(4):811-820.
- [30] ZHANG X Y,JIANG Z Z,ZHANG L,et al. Identification of prototype compounds and their metabolites in rats' serum from Xuefu Zhuyu decoction by UPLC-Q-TOF/MS[J]. Chin Herb Med,2022,15(1):

- 139–150.
- [31] 傅春燕,刘永辉,曾立,等. 血府逐瘀汤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 亚太传统医药,2024,20(5):232–237.
- [32] 殷越,牟春燕,沈子芯,等. 川芎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环球中医药,2025,18(3):635–641.
- [33] 赵雪莹,何世宇. 赤芍总苷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26(7):4–9.
- [34] 任晓蝶,崔伟锋,李星锐,等. 桃仁-红花药对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OL].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1–8 [2025–11–08]. <https://link.cnki.net/urlid/34.1324.R.20251029.1132.002>.
- [35] 宁天一,程嘉艺,王婷婷. 血府逐瘀汤对不可预见性刺激致血瘀的作用及机制[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6,22(4):110–114.
- [36] 杨明. 血府逐瘀汤对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影响[J]. 中医药导报,2009,15(2):34–35.
- [37] 陈慧,张文将,唐标,等. 血府逐瘀汤对动脉血栓模型大鼠抗凝系统的影响[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6(2):29–32.
- [38] 黄传君,赵方正,张才肇. 生地黄有效成分梓醇药理作用机制研究进展[J]. 上海中医药杂志,2017,51(2):93–97.
- [39] 周欣,康希,唐丽婧,等. D-最优混料设计制备川芎油微囊止痛凝胶膏剂及其药效学初步考察[J]. 中草药,2019,50(22):5455–5461.
- [40] 周杰,徐露. 红花黄色素对神经根型腰椎间盘突出大鼠抗炎作用及其机制研究[J]. 中药药理与临床,2016,32(4):41–44.
- [41] 安晓晶,王晓娜,马成俊,等. 红花和甘草黄酮的协同抗炎镇痛作用分析[J]. 西部中医药,2012,25(10):20–22.
- [42] 谢仁峰,文双娥,李洋,等. 柚皮苷抗炎镇痛作用的实验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2011,8(4):5–8,12.
- [43] 高昌琨,高建,马如龙,等. 牛膝总苷抗炎、镇痛和活血作用研究[J]. 安徽医药,2003,7(4):248–249.
- [44] 王平,柳玉兵. 桔梗皂苷D调节AMPK/PINK1/Parkin信号通路对膝关节关节炎大鼠软骨组织损伤的影响[J]. 河北医学,2025,31(8):1233–1239.
- [45] 陈晨. 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非Hp相关性慢性萎缩性胃炎气滞血瘀证的临床研究[D]. 重庆:重庆医科大学,2024.
- [46] 刘红英,赵晨光,王国军. 血府逐瘀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抗炎作用及对TLR4/MyD88/NF- $\kappa$ B信号通路的影响[J].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2024,41(15):2090–2094.
- [47] 翟优,邓林华,高丹,等. 血府逐瘀汤联合氨吡格雷对PCI术后CD62P,CD63,GP IIb/IIIa及炎症因子的影响[J]. 中药材,2021,44(2):470–475.
- [48] 唐丹丽,刘赛华,张华敏,等. 血府逐瘀汤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J]. 中国中药杂志,2010,35(22):3077–3079.
- [49] 陈峰,吴曦,穆迎涛,等. 血府逐瘀汤联合常规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内皮及相关因子的影响[J]. 海南医学院学报,2019,25(10):762–765,770.
- [50] 樊星花,石卫州,程允相,等. 血府逐瘀汤对大鼠肝脏抗氧化酶及药物代谢酶的影响[J]. 中国中药杂志,2014,39(22):4453–4458.
- [51] 王理槐,张红,孙银辉,等. 血府逐瘀汤基于Wnt信号通路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J]. 中医临床研究,2022,14(1):58–60.
- [52] 吴翔,朱博,李文雄,等. 血府逐瘀汤对高脂血症SD大鼠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J]. 动物医学进展,2013,34(7):76–79.
- [53] 刘英,徐爱军,张玉蕊. 血府逐瘀汤对抑郁症大鼠模型的治疗作用及海马5-羟色胺及5-羟色胺1A受体表达的影响[J]. 时珍国医国药,2015,26(4):867–868.
- [54] 雷婷,李萍,陈锐. 从态靶辨证角度运用靶方靶药治疗心脑血管非瓣膜病房颤的疗效观察[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39(9):2008–2014.
- [55] 葛岚,程晓昱. 血府逐瘀汤对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中医证候及FIB、MMP-9影响[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20(8):98–101.
- [56] 李云飞. 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气滞血瘀型原发性痛经效果观察[J].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20,13(11):89–90.
- [57] 首丽华. 温针灸和血府逐瘀汤联合西药治疗气滞血瘀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研究[J]. 中医研究,2024,37(9):68–72.
- [58] 刘燕青,吴艳华. 血府逐瘀汤联合刺络放血法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影响[J]. 国医论坛,2023,38(6):47–49.
- [59] 肖增栋. 血府逐瘀汤联合刺络放血对气滞血瘀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应用效果[J]. 吉林医学,2023,44(9):2478–2480.
- [60] 王志武. 血府逐瘀汤联合云南白药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临床观察[J]. 光明中医,2015,30(6):1223–1224.
- [61] 郭建辉,赖应庭. 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30例[J]. 福建中医药,2017,48(6):67,72.
- [62] 姜兆友. 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64例[J]. 光明中医,2011,26(6):1154.
- [63] 李雪梅,张轶,陈静. 血府逐瘀胶囊联合火针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临床效果[J]. 内蒙古中医药,2021,40(12):47–48.
- [64] 白雪,陈佳利,陈凡,等. 血府逐瘀汤联合刺络放血治疗气滞血瘀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临床观察[J]. 中医药学报,2022,50(7):97–100.
- [65] 王俊,蒋震,李杰. 血府逐瘀汤联合LED红光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临床疗效观察[J]. 内蒙古中医药,2015,34(4):18–19.

## Research Progress on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Postherpetic Neuralgia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Xuefu Zhuyu Decoction

ZHAO Xueying<sup>1</sup>, LI Tong<sup>1</sup>, HE Shiyu<sup>1</sup>, ZHENG Xiaoming<sup>1</sup>, LI Zhihong<sup>2</sup>

1. College of Basic Medicin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China;

2.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18, China

**Abstract** Pain, as the main symptom of postherpetic neuralgia (PHN), is consider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o be related to the gener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qi and blood. Xuefu Zhuyu Decoction is a modified formula deriv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Sini Powder and Taohong Siwu Decoction. It specializes in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resolving stasis, moving qi, and relieving pain, and is mainly used to treat chest pain, headache, and other symptoms caused by qi 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Clinically, this formula is often applied to treat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such as angina pectoris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ut it can also be used for PHN of the qi 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typ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PHN,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Xuefu Zhuyu Decoction and its treatment of PHN, analyzing the formulation principles and compa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Xuefu Zhuyu Decoction in treating PH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expanded application of Xuefu Zhuyu Decoct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PHN.

**Key words** Xuefu Zhuyu Decoction; Postherpetic neuralgia;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Prescription compatibility; Review